經韻樓集

經韵樓集卷九

金壇段玉裁若膺

仁和龔氏南高峰四世墓碑

西湖南高峰分二支曰翁家山曰楊家山相去才二里仁和故楚雄太守龔君敬身之高曾祖父四世墓在焉曰雲石公諱以庭高祖父也曰貤贈宣德郎邑廩貢生楚章公諱國者曾伯祖父也曰濮州吏目培源公諱茂基子厚公諱茂垣楚章公子楚雄從伯祖父也曰誥封朝議大夫邑增生典瑞公諱斌父也皆葬翁家山

曰

貤贈朝議大夫旦公公諱煜曾祖父也曰道州糧戎州判逸南公諱茂垓曰

敕封文林郎方至公諱茂增伯祖父也曰

貤贈奉直大夫汝璞公諱茂城祖父也曰景萊公諱之鑰曰繼武公諱之鏐逸南公子曰甘泉縣知縣明水公諱鑑方至公子楚雄從父也皆葬楊家山一脈四世其德同其葬比近今徽州太守龐正楚雄之子余之女夫也既請余碑楚雄墓矣又請余合碑先墓余不敢辭始龔氏之先有女適秀松賈公秀松生子竹軒公諱大貴

遂爲襲嗣竹軒生天長知縣松石公諱鳳松石以弟之
子封承德郎愼子公諱九敍嗣愼子生雲石公雲石公
早世行事不傳雲石生楚章公旦公公雲石仲兄心愼
公撫之敎之楚章公子三人長郎培源公次子厚公次
靜儀公諱茂坤子厚生純如公諱鍔早卒靜儀生子二
人長正音公諱之鑛次蒼雯公諱之鐸正音官楚北挈
弟以行正音卒於官貧不能歸子溥蒼雯二子元漢浚
遂寄籍江夏旦公公安貧力學事寡母盡孝力行袁了
凡功過格不以是祈福而恒聖賢自期佐宗人作令閩
中令卒巨盜猝發劫庫殺人遂挺然捍賊鋒使退既退

昇傷痛白於上官盡捕誅其羣護旅櫬及孤嫠以歸又佐閩粵帥常公力行善政其言曰人欲種德先須練才無才則德罔濟眞不易之語也年五十有二卒子三人長逸南公仲季卽方至汝璞二公二公之孝友尤爲家邦所重方至之事母崔孺人也母以持齋素食而病屬乃不敢私用脂髓告於神願任其咎而竊用之疾遂瘳恒多進銀錢果餌於左右以備其頒賜乞與於姻黨童稚母年高多怒詈婢僕苦之恐其離散也輒於傭賃外倍加賞勞私屬之曰此所以酬汝受詈勿苦也兄逸南卒於官迎其喪喪葬盡禮其家用悉心按節佽之始終

無改汝璞公與兄方至同服賈以養母依伯兄因食指衆多析產計共賈所贏可各得千金汝璞曰兄遊道日廣費日多吾得三百金轉運足矣餘可悉以奉兄也兄與弟再三推讓築里亦肩與往來攜金互讓不得已而後兄受之其後家不戒於火助伯仲二兄者無怠撫姪明水尤摯鄉黨以爲事兄如父視姪如子也卒年八十有九逸甫公子景萊公以書生歷佐戎幕意氣豪上與弟仲嘉繼武並有能詩聲卒年五十有一生子二人長淮次淇仲嘉公諱之銑早卒無子以淇嗣繼武公孝友天植毋諸孺人疾亟刲股以救讀書專供爲詩年四十

以飢驅客死高淳生子澍方至公子明水公初以文學
鳴與全謝山杭堇浦相頡頏拔萃貢入成均
世宗時召見奏對稱旨特命知甘泉縣六年不名一錢
於邵伯埭建築埂開塘之議未得行於芒稻河閘定蓄
泄水則舒民田患杭州聖因寺僧倚勢干求竿牘遍江
浙杖其使者大吏駭愕
上聞即召還是僧錮之京師居外艱無以爲生乃應尹
元孚侍郎之聘掌教大梁書院以卒年四十六其經術
文章卓卓可紀生子二八曰謙曰秉震汝璞公之子典
瑞公其行事一一與二父相類其所以愛親者無不至也

汝璞公先立從子詠昭公諱鐸爲嗣年五十四始生公公之兄無閒言也其於明水一如同胞也其於宗族昏姻朋友以及凡孤寡窮困力所能爲無不卹也無不周至也葢力遵祖若父之遺範也學亞明水而亦不售乃隱於計然之策有汪比部知其忠信委以白金巨萬恣其出入十餘年而無毫釐失誤亦無纖芥之私晚年作述先示後家言諄諄教子孫以孝弟爲根本生子五人敬身湶身禔身理身治身卒年七十有四雲石公沈孺人楚章公楊孺人旦公公崔恭人子厚公沈孺人逸南公諸孺人方至公胡孺人汝璞公張恭人側室嵇恭人

景蘧公董孺人繼武公孔孺人明水公汪孺人皆祔夫
合葬培源公不娶靜儀公暨繼室邵孺人卒於涿州未
歸葬惟伊孺人葬翁家山典瑞公薛恭人先葬楊家山
已久不移祔側室王孺人治身祔葬於典瑞公墓左龔
氏之寖昌寖熾積善致祥者非特累世皆篤行君子也
蓋皆有賢內助焉沈孺人訓二子楚章及旦公苦節三
十三年建坊祠於吳山之麓崔恭人挈三孤子自粵東
歸拮据辛苦幾難言述教子必以正方至於親串家習
賈主人重其勤慎也常例外贈之白金攜以歸母恐其
出於不正欲扑之婉辭以對終不信主人聞之敬其母

子皆賢登堂拜白於母母乃受之董勗其子胡孺人之教明水也雖獨子不少假借背誦不熟輒怒與鄰兒嬉戲輒恐其比匪箠楚之稍長喜象棋輒泣曰悲夫不肖子一局之戲少讀數十行矣豈祖宗父母所以望汝者乎補博士弟子能文章與朋友交或誇已凌人母聞痛飭曰讀書美事也讀書而耀於人其召禍乎明水以是卒爲名臣教兩女亦皆爲賢婦張恭人相汝璞公凡夫子之綢繆伯仲洎篤於猶子皆至意懽忻而從之且慫慂行之絶無阻恪生子不育於嵇恭人有樛木之恩嵇亦有小星能盡其心之美乃啓後昆之盛薛恭人能盡

婦道典瑞公家業未起時內外悉心調劑攻苦食淡極
人所難有子孫不能知者凡十四年而卒龔氏四世盡
德可紀又如是烏呼仁民愛物未有不本孝弟者也余
重楚雄之居家居官無慚古人久乃知其稟於家範葢
龔氏之積善累仁深矣其詳具於方至公從兄培源所
作方至生時行述明水公三世家傳典瑞公述先示後
家言全謝山先生錢唐龔隱君生傳龔丈省齋壙志銘
前甘泉令明水龔君墓碣銘杭堇浦先生龔鑒傳余隱
括諸公之言益以龔氏家譜所載略舉其梗槩初汝璞
公以祖父母葬翁家山不欲子孫之葬遠於祖也又不

欲昆弟分葬不相親也故又附近相陽家山約兄弟叔姪以昭穆同歸一丘不計堪輿家鬼蔭吉凶之說此非大儒卓見歟楚雄從兄淇字菉川邑廩生事所後母唐孺人以孝聞績學能文章屢躓省闈鬱伊以卒年三十五與林孺人合葬景淶公墓側銘曰

儒生讀書獨行是奇庸行庸言道不在畸勃海之望人倫型儀慈孝友恭竺於心脾身無隱慝室無私貲刑于所感婦罔不隨以義敎子以恩撫卑一室之內和氣翔吹膢媚任卹莫不得宜出爲循吏處亦有爲不貴利溥不富能施德星所聚疊矩重規子孫繩繩無有變移四

世美德族墓於斯山高水長永護豐碑

中憲大夫雲南分巡迤南兵備道龔公神道碑銘

公諱敬身字屺懷一字匏伯其先隨宋南渡遷餘姚後遷杭州著籍仁和縣曾祖諱煜累

贈朝議大夫祖諱茂城太學生累

贈朝議大夫考諱斌邑增生累

封朝議大夫例

封中憲大夫妣薛氏

封恭人封公厚德裕後能教其子公岐嶷卽有成人度年十一遭母喪哀痛特至及長至性過人篤於父母昆弟凡與人必誠執事必敬不爲厓岸斬絕之行而其中

介不可易自處約至服官終其身不改乾隆二十四年舉於鄉尋考充咸安宮教習滿三歲以知縣用三十四年成進士改官內閣中書公弟禔身亦以舉人官內閣公之謹慤禔身之穎敏一時稱兩龔轉宗人府主事職纂修玉牒既成遷吏部稽勳司員外郎兼考功司事己亥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尋遷禮部精膳司郎中兼祠祭事保舉御史引

見記名四十八年以郎中俸滿授雲南楚雄府知府公居官所至輒盡職顧以為京職勤簿書而已太守遂有司親民必民與官休戚一體呼吸相聞瘝痌其疾痛苛

可以利益於民不以官易七邑之民咸其誠訟者皆不赴縣赴府七邑令長亦咸其誠不敢不盡心民事大吏知其能倚重之全省刑名有疑必委復讞多所平反五十二年大計卓異奏擢迤南道而公以父憂去官矣楚雄舊使民出官夫官馬減其雇值往來賓旅雜遝咸利是而民重困又夫數十名馬十餘匹日伺候堂上爲儀衛名曰站堂公曰何用此也罷之凡夫馬悉平雇於民永禁官夫馬泐於石首縣民徐姓訟羅姓舅姑殺其女以無賴子見屍井中爲證公使縣令鞫之井實無屍令信無賴語鞫治羅姓誣服公一日自鞫之杖無賴及徐

徐不服公令後堂引徐女出曰汝等其識此人耶二姓驚駭歎服則由被虐逃儺他鄉公早使人覘得之者也大理府奕以民變聞大吏驚勒所部兵將進檄公往度形勢時大理民以勒增鹽價爲苛政羣起殺縣役府縣官不敢出衆聞兵且至益兇懼公單騎入衆中諭之曰爾等皆好百姓奈何作斫頭事余甞雄龔知府也來活汝爾等寧欲活耶公在滇滇民無不知龔知府者千萬厥角環拜泣曰幸公來何以救我公曰兵之來爲爾等聚衆也衆苟不聚兵何施衆悉散去杖數人以復大吏其事遂靖先是滇省鹽不由商官案民戶分鹽斂價相

沿已久復議增價公議曰竈戶給鹽胥役騷擾民飲恨久矣若再益之虐民何以堪必滋事變至是乃更請停各郡增價之令順寧府廠銅缺額大吏以爲憂公奉檄往勘至則虔祀山神銅卽大旺未逾月竟足額遠近咸異之巡撫譚公尙忠歎曰銅無知乃識廉吏孟伯周不得專美於前矣公之歸也楚郡之人祀公於郡城東迎恩寺

國朝百五十年郡守尸祝於是者張公允隨及公二人而已訟棍飭永荷校者二人公行時縣釋之叩頭舉酒於旁公曰爾不我怨而我餞乎對曰如公爲官其敢怨

乎小人從此不爲不肖矣非公政無缺失烏能姦宄格
心如是五十三年封公卒於家初封公就養都門以滇
道遠不往公常不自安稟請終養辭旨甚哀大吏以格
於例不敢奏及聞喪痛不欲生喪畢遂引疾不赴銓偕
諸弟晨昏情話種蒔花木以爲樂葢公天性孝友與弟
渠身禔身理身治身相愛善而禔身在都同官同居如
左右手歲丙申至戊戌禔身及妻潘孺人及妾王氏相
繼病歿禔身次子麗正先爲公後遺孤六人履正繩正
京正守正及二女皆幼穉或初咳守正方出遺腹呱號
滿前公出入顧復之滇則盡挈以行養教一如麗正無

纖毫別異二十年來宦學婚嫁一一頭角嶄然履正官
廣東鹽大使繩正爲諸生有名京正官南河從九品守
正官翰林院庶吉士女皆歸士族廉俸無幾不問田舍
惟以八百兩主祭祀墳墓一千八百兩主宗姻賙邮昏
喪之費分委潔身治身經理又買地桃源鎖葬族中無
後者居恒誡子姪以儉曰吾惟儉故能廉且吾節損自
奉稍稍分贍宗黨不亦可乎公爲諸生時以理學文章
自任以程朱韓柳爲指歸晚年嘗以古文稾付繩正輯
若干卷藏於家生雍正十三年七月二日卒嘉慶五年
九月一日年六十六娶陳氏封恭人封朝議大夫諱文

釗女福建延建邵道嘉謨妹撫育遺孤恭人之力居多生雍正十二年六月十日卒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廿四日女一適福建興泉永道潘本義次子鹽大使立誠麗正嘉慶丙辰進士禮部祠祭司主事娶余女孫一自珍聘余次子騶女孫女一許字朱氏麗正以嘉慶七年十月甲寅奉公柩與陳恭人合窆於施家村之原以公與余交四十年知公最深請爲神道之辭余不敢辭也謹書其大端以爲碑銘曰

古之良史最重循吏馬班之書不傳孝義惟孝能循本無二事後世分之源流殊致我聞陽城終身偕弟以刺

道州心勞撫字世風既澆子姪異視不有哲人何以觀
世原鴿鍛羽每言灑涕諸子愕愕吾敢不子夫人一心
飲食教誨封胡遏末駢枝成器公之愛民與子無二中
夜叩天甘霖遂沛草其亟毗迪之道藝其學未竟卷懷
自閟楊播趁箸姜肱枕被兄弟怡怡湖山杖屨于官於
朝夙夜無寐天不憖遺消我善類不敢寢門哭君風義
公之文章昌黎元氣我實不文曷銘公隧刻石新阡幸
無詒愧

送龔婿麗正之徽州郡守序 壬申三月邦上作

唐人之仕重內而輕外故昌黎子厚刺潮州柳州非所樂爲也然二公者有德於二州廟食至今不替二公不以僻遠而鄙夷其民亦可見矣昌黎之送陸歙州也謂陸君之道行於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故賢者皆以爲不宜去夫君子在朝廷在一州惟君所使苟有可以及民不必在朝廷也郡縣之長吏親民近而化民速庶幾可以盡其心安見不賢於在朝廷也吾婿龔闇齋麗正故賢太守匏伯先生之令嗣匏伯在乾隆年閒守楚雄亦有德於民廟食其地今麗正

由郎官出守徽州非有潮柳楚雄之遠也

天子之所遴用同於唐之陸君又適當其地非韓柳之有不得意可媿也婷心壹力於是邦以報

天子以篤家聲以垂聲名無窮固余所深信於其素行者矣麗正平日視余猶師既承

恩命即馳書寄余言當益加小心謹守先君之法尤仰丈人誨言余謂爾法爾之先君善乎善也若余則何言哉余壯盛出宰氣質未化未能盡心於民頗以好讀書玩公事年已老耗時用自悔夫莅其事而不敬其事及可爲之時而不爲皆非忠也余何足以贈言哉至誠無

僞惟古循吏及韓柳及爾先君是師惟余是鑒勿以勤
勞日久外任可小愒勿以臨淡爲高自隘是則余之贈
言也夫

外孫龔自珍字說 辛未

龔壻之子小字阿珍嘉慶庚午其父名以自珍以副車貢於順天其父書來請字於余余曰字以表德古名與字必相應名曰自珍則字曰愛吾宜矣夫珍之訓藏也藏之未有不愛之者也愛之義大矣哉愛親愛君愛民愛物皆吾事也未有不愛君親民物而可謂自愛者未有不自愛而能愛親愛君愛民愛物充乎其量曲當乎其宜無慙古賢聖者故必自愛而後能愛人今之自愛者多塗矣以飽暖覔吾是鳥獸吾也以美官榮吾是傀儡吾也以貨利贍吾是商儈吾也以辭章剿說誇吾是

帑帨吾也以和光同塵似忠信似廉潔偷吾是則蒭紫
吾也吾之不爲帑帨不爲蒭紫者天下尠矣然則孰是
其能愛吾也哉然則何以愛吾者其必在五者之外哉
陶元亮曰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夫惟元亮乃有元
亮之廬不知吾愛而惟廬之愛廬雖安吾何在也書以
荅吾壻固吾壻命名之意也夫嘉慶辛未元旦書於七
葉衍祥堂年七十有七

與外孫龔自珍札

久欲作一札勉外孫讀書若孄遂中止徽州有可師之程易田先生其可友者不知凡幾也如此好師友好資質而不銳意讀古書豈有待耶負此時光禿翁如我者終日讀尙有濟耶爲孝埜之誠方靈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作無用之文嗚呼盡之矣博聞強記多識畜德努力爲名儒爲名臣勿願爲名士何謂有用之書經史是也茂堂涉時年七十有九

懷人館詞序

仁和龔自珍者余女之子也嘉慶壬申其父由京師出守新安自珍見余吳中年才弱冠余索觀其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槩尤喜爲長短句其曰懷人館詞者三卷其曰紅禪詞者又二卷造意造言幾如韓李之於文章銀盌盛雪明月藏鷺中有異境此事東塗西抹者多到此者尠也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予少時慕爲詞詞不遠自珍之工先君子誨之曰是有害於治經史之性情爲之愈工去道且愈遠予謹受教

輟勿爲一行作吏俄引疾歸遂銳意於經史之學此事謝勿談者五十年今見自珍詞乃見獵心喜焉昔伊川於晏叔原夢踏楊花之句徘徊賞之矧余遠不逮伊川者爲所動宜矣雖然余之愛自珍之詞也不如其愛自珍也予之愛自珍也不如其自愛也李伯時之畫馬黃魯直之爲空中語規之者皆以爲有損於性情況其入之愈幽而出之愈工者耶余耄矣重援昔所聞於趨庭者以相贈也茂堂老人序時年七十有八

龔自珍妻權厝志

龔自珍吾外孫也其母余女其妻名美貞余次子驤之女也始吾重龔氏孝友昌熾方未央故以女孫字自珍嘉慶壬申四月自珍從母歸寧婚於蘇同至杭而抵徽州府署時吾壻任徽守也美貞歸龔後遂能聽從家教敬事舅姑夫子而懷病於中有庸醫誤以爲娠且半載有餘始覺之遂至不可治至癸酉七月卒於府署年二十有二傷哉時自珍先於四月赴京師應鄉試出闈後遄歸不見其人矣甲戌之三月自珍攜柩歸杭暫厝於西湖之毛家步余適至徽因志之使刻石焉銘曰

淡淡葬玉非余悲乃爾姑嫜之悲淚浪浪猶未絕兮苟非爾之婉嫕兮曷爲經三時而猶痛其摧折爾舅爾姑爾夫之厚爾兮爾亦可以自慰而怡悅委形付諸空山兮魂氣升於寥泬

先妣梳几銘有序

烏呼此吾母歸於吾父時之梳几也吾母姓史氏吾外祖父同邑庠生諱銘字建平外祖母後村王氏生於康熙癸巳三月廿五日不諱於乾隆辛未閏五月初二日享年三十有九年十八歸吾父二十一生吾姊名連適江都庠生杜士彬二十三生玉裁二十五歲生玉成爲吾四叔祖父諱郁文之後二十八生吾妹名愛年十九未字而夭三十一生玉章三十六生玉立事吾祖父祖母凡十有二年事吾父凡二十有二年吾家故貧甚吾祖父吾父皆以授徒爲生每歲計所入脩脯數十兩以

爲出家徒壁立自吾之有知也見吾父館於鎮江揚州之洲閒一年二三歸吾祖父祖母皆七旬吾母晨昏侍奉米鹽炊煮舂磨漱浣縫紉以及馬子溺器無奴婢可使無不躬親之又乳哺管領諸兒女終日無一息可弛衣止於粗布食止於朝暮用大麥糝餬午閒則每二日米粥一日米飯吾祖父祖母則逐日米飯略具蔬菜苦辛婉順得吾祖父祖母懽辛酉之九月二十日吾祖父卒廿一日吾祖母卒二喪並舉吾父赤手支拄憊甚吾母亦憔悴甚吾父旣屢應鄉試不中丁卯玉裁年十三補邑庠生吾母乍有喜色辛未夏五月乍病醫者庸姓

喜姓用藥殊而皆不對證遂於閏五月初二日五更時不諱是時吾姊年十九玉裁十七妹十三玉章九歲玉立四歲耳吾父娶吾繼母錢氏皆得長成自吾母不諱後吾父授徒脩脯稍豐至辛卯以後玉裁以舉人教習任知縣家稍裕而玉成玉章玉立皆弱冠以前爲庠生今則玉成以丙午舉人爲廣文玉立爲同科副榜玉章爲嘉慶二年歲貢生孫九人爲太學生者一人庠生五人曾孫十一人庠生一人吾母皆未能一見困於蓼辛糵苦者二十餘年早終而玉裁等末由報德於毫釐也玉裁自蜀引疾歸吾父先已葬吾母於大墳頭之新阡

吾母舊時寢室也吾母娠玉裁夢生四羊而懼以告吾父曰羊者祥也其將生四男乎後果驗吾母不諱後吾父爲玉裁娶卽於吾母之寢室今又爲玉章之寢室吾母屬纊之前一日延畫師遠觀病容畫像不得其似乎生衣服用物今尠存者惟梳頭几一鏡箱一臉架一小匱一尙存皆吾母嫁時物也吾娶妻時新房中皆仍吾母舊物自辛巳入都而黔而蜀而歸金壇甲寅徙居蘇之枝園取几供書室中思慕不置因作銘以遺子孫辭曰

其廣三尺其袤尺八有足有栿腹凥包括烏呼爾几寢

室窻前至今夢中位置宛然吾父吾母合葬於茲吾母劬勞爾實知之高堂菽水爾則是陳燈火紉針爾則是親吾父相莊爾惟鴻案嬰兒登之笑言紛亂有喜於斯有鬱於斯艱難備嘗膏沐少施不弔昊天敓我慈母誰居此室傷心子婦婦修姑業子讀父書仍於爾依十六年餘捨爾遠宦乃歸金壇乃遷蘇州棲於枝園吾父無恙惟爾亦存位爾硯北以晨以昏爾材則粗爾製則朴民之初生用启彬彧栝圈不飲鏡皴隕泣子孫葆諸以垂奕葉

臧孝子傳

大哉孟子有子之言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必自不好犯上作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弟之道粗之爲鄉里自好之士精之至於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是以二帝三王首以爲教

聖祖仁皇帝廣諭十六條首曰敦孝弟以重人倫也民俗積玩民心日偷孝弟之風日少姦詐日熾士不能爲之表帥不務躬行而聳悅之工以時義弋科第而已其賢者乃敝精神於辭章訓詁獵其譏聞動衆自謂所學遠跨宋儒而置身心倫紀亾何有之鄉家庭之閒至不

可問朋友無責善之道鄉邦無清議之風以長傲詭隨之習居民上親民者不問民事立朝者不分主憂皆不竴本於孝弟之故此吾讀臧孝子行略而恧焉自媿遲之三年乃為立傳也孝子名禮堂字和貴行三武進人玉林先生琳之元孫諱繼宏之子原名鏞堂改名庸者其伯兄也始余因盧抱經學士識庸庸好學淡摯願為余弟子飲余酒得見孝子時孝子年十四五耳庸取其校訂論語一二條相示余甚異之以後不相見既聞阮梁伯為經籍纂詁一書延庸及孝子襄事孝子時居父憂以墨冠入局同事者以為怪余聞而益異之後六年

庸在都門孝子過余枝園言往杭州將謁阮梁伯求館地余但見其恂恂如亦未深知其孝也旋聞孝子死年才三十余為庸傷之既庸自都門歸以孝子行略見示余乃自恨不能知人覿面失孝子孝子年未冠毅然以孝弟自任年二十娶婦謂教婦初來初來莫先甫下車撰七言辭稼令女擯誦習婦至女擯朗讀之俾正立恭聽伉儷閒無私暱之愛相牽制一家感而化之數年後因婦不得母歡不入內約三歲無過仍和好否則不為夫婦是年十二月其季弟乢婚婚之夕乢謂孝子曰嫂已知過而改矣今夕兄嫂不同居乢未敢有婚期也孝

子感其意至五鼓乃扃書室入內先是其父謂族黨曰禮堂吾孝子也庸自楚中歸謂庸曰三兒善事我我久病微三兒病不可爲矣言之泣下父畏寒潛以體熨衾不使知數年父卒哀毀骨立謹藏巵匜几杖祭則設之孰復峴山徐氏讀禮通考父卒事母尤謹冬月解裘質錢借藥工爐火七晝夜不絕成桑膏愈母風疾侍母不離左右母或之親串家隨輿奔走至則檢點飲食及凡所需者母歸仍隨輿奔至其從母曰三甥豈男兒吾姊一孝女也母飲食嗜好有失宜者即諫諫不從即泣泣未已仍舞躍言笑於前孝子父本以廢貯鬻財爲業生

計在店孝子卒之年庸入都命季弟屺司其事而歸時折閱一旦敗露庸聞不勝其憤札示諸弟欲獨居孝子與庸札其略曰吾兄在外一載相距三年母老有疾宜眷戀不已乃來札惟間一腔怨憤之辭禮堂頗有惑焉兄將以此化室中耶抑爲室中所化而然耶易曰所由來必有漸如此則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何所不至即不欲如是其流獘必使妻子如是刑於寡妻此等原緣有難處出言不可不慎出乎此則入乎彼中無立脚處屺司事不及一月發店中虛實此有何非況先考去世母命兄清理家事乃不能夠考慮分得宜而至

責敗則怨誹如此日引月長漸即於不孝不知矣禮堂不敢不告不告則為欺兄顏氏光敏家誡云刻意孝弟反致責備無已動心忍性正在此時一不能制前功盡棄猶然一庸俗人也數語甚善兄孝弟人也其念之庸讀其書引咎自責兄弟益和母病詣東嶽廟私請減年一紀益母母病愈越五年而孝子歿年三十耳豈神如其請所爲耶抑其命也嘗致書規庸言不當遠遊又君子已孤不更名不應更名次兄某嗜博泣諫不止晝夜相隨雖如廁亦在側兄感而約弟敢犯居無僮僕米鹽薪水親摻之其志潔其行苦故其鄉私謚曰孝節先生

庸又曰孝子固欲以文章自見者也孝子素受業於庸閱紀傳及所聞孝子孝婦悉錄之自丙辰至乙丑成數百卷據黃公紹韵會舉要重輯說文繫傳十五卷刺取許氏引諸經爲說文經考十三卷摘錄玉林先生尙書集解按語爲尙書集解拔六卷爲三禮注拔字十六卷春秋注疏拔正十六卷删補吳江嚴豹人輯左傳賈服注三卷南宋高宗御書石經孟子考二卷增訂陽湖孫淵如倉頡篇三卷增補庸所輯通俗文一卷輯臧榮緖晉書二卷記先考遺事一卷拜經堂書目四卷愛日居筆記六卷愛日居筆記者記奉母時瑣事愛日居者取法言

以顔其居也與兄書曰禮堂年三十矣一欲盡子弟之職隨所處之境爲當然之事一欲成著述之業稍求所知立名後代而皆未能孝子所爲書雖或成或否或醇或駁年三十而至四十種數百卷之多可謂勤矣然孝子所以壽世者初不在此而在彼也然余必盡錄之於篇者亦欲使天下後代知孝子年止三十食貧茹苦事親左右無方疑無暇日親文史而其三餘不輟著述所成勝於既飽而嬉者不翅百倍且絕不以自誇詡今有不孝不弟爲剿說欺人稱名士者聞此亦可以旋其面孔矣孝子生乾隆丙申卒嘉慶乙丑繼子某

金壇段氏曰孝子之行誰則傳之其兄庸其弟屺實傳之其兄庸痛之乃取孝子致兄諸札著於行略刻之以彰其美嗚呼非獨孝子之事今人所難乃其昆弟亦皆孝弟人也往往有昆弟中一人行善而他不同志且嫉妒而誣諠之者矣何臧氏之多賢哉然非孝子之誠足以動人亦安能感化如是故志堅而行果無事不可成浮沈以僅免惡名者無與也往時吾邑有虞鳴岡秀才兄弟三人相約治家不聽婦言亦孝子之用心也孝子割肱以療母生不自言死後叔見其創痕乃大白余以爲割肱在他人亦可謂孝在孝子則非其大端也

誠孝潘君傳

誠孝潘君者嘉定縣人也名德馨字式周父名文彬長兄德輝長於君十餘歲嘗割股愈親疾君聞其事而賢之幼習爲賈而好讀書嘗讀孝經喜甚曰我知所以事親矣天性純摯不忍離父母側雍正四年母氏程病蠱醫藥不效乃禱於城隍神願減已年益母遂割左肱肉和藥以進母夢神告曰以汝子孝感天增汝壽一紀病愈後果如夢中神言故邑中至今偁潘孝子

論曰或疑孝之稱大矣不得援一事目以孝子也余曰孝非誠不著割肱者誠之著也稱孝子奚爲不可宋時

有以孝取人則男者割股怯者廬墓之說若無所覬覦於外童稚之年行於冥冥之中是安得不爲孝乎人心日薄矯飾日滋保其誠者日少故凡下里編萠有事親而誠動於中者皆君子所深取謂之誠孝可也況乎式周之美不止於是居父喪以哭泣傷脅衉血數年乃止兩目不明者數月平生在父母前怡怡婉婉即有所怒見父母則轉爲喜幾於叱咤不至犬馬父母歿後孝事祖母至於百齡學精醫理以爲調護此豈閭閻偶然感激所能及者凡其友愛昆弟力行施與皆其誠之推也嘉慶十二年式周曾孫孝曾以其父元長所爲事略請

作傳余讀錢氏潛研堂集寶山奚士本及其子緝營皆以孝稱緝營亦有割肱事緝營孝繼其父式周孝儷其兄何皆孝萃一門內耶誠之至無不彰爲其子孫者能勉繼其誠斯孝之大也

蔡居拙傳 辛未句容作八月廿五日

蔡君名居拙句容蔡巷村人性癡騃與兄同居家僅有田可耕耳兄力田君乃能服賈牟利致生產數萬金始爲賈人多笑之曰是癡騃耳黠者猶多折閱況彼耶然君廢貯鬻財奇嬴多出意外過能心計者所得遠甚天贊之也兄與析產君不言此數萬金者非兄力也以十之九推與兄已得其一曰吾兄有六子家口多吾才生一子費少吾無用多金爲也手造屋數十閒秖取一閒餘盡歸兄漢薛包兄弟分居田廬取荒頓者奴婢取老者器物取朽敗者若君不又過古人耶氣力健甚少時

每飯盡米五升不識字不通世故八十生辰校官自城往拜祝君拒之於門曰爾官也何可拜百姓校官旣入君乃登堂上坐將受其拜焉有夢顛病嘗夜魘起開門赴泚泗水中獲大魚歸叩新婦房門起之令烹魚飽食而寢乃自知其魘也年八十七而卒子二次子庠生若膺氏曰余於嘉慶辛未八月至句曲天王寺訪余徒裴玉昆季喜其家樸茂而勤學也藍珍酒次爲余言蔡君其人余以爲此非孔子所謂善人耶人笑其白癡而推産與兄出於天性非有好名慕義之心也不癡者能之否耶余恐將來郡縣志不能載致名湮滅無以勸孝

義故爲之傳令句邑修志務舉此發其潛德焉

蔡一帆先生傳 辛未八月

一帆先生一字珠淵諱泳金壇人姓蔡氏先生生而穎異時義詩辭律賦髫年卽工爲之弱冠爲名諸生於書篆隸眞草皆工圖章尤工絕逼雪漁三橋諸名手自當代先輩達人以及一時髦俊無不推服以爲必早入翰林成國器也而省試多不利蹉跎至五十乃拔貢入都以考職第一例銓州同而止平生或遊大人幕中或課讀餬口常不足病卒於乾隆二十三四年閒年耆未七十三子讀書皆無成身後著述星散噫其可悲也矣先生之爲人渾乎書愚世故險巇纖豪不解於聿求文嘗

嘲之曰是所謂義黃上人也少吾大父將二十年大父友之長吾父將十年吾父友之玉裁弱冠時從先生遊得詩賦時義之說生先於詩有唐詩欣遇集之選於將義有裁僞集舉業適中之選晛歲於詩餘有辭式精華之選辭式精華者取萬紅友辭律以正諸諡之譌簡唐宋元明辭之最佳者以正花間草堂之失自三字句起至八字句起爲前後每幾字句起中又依每調若干字自少而多爲次一調選數首於第一首識其可平可仄之字於旁以爲諡蓋言詩餘者至善之本也其於韻學著有律韻辨通言律韻者謂近體律詩律賦所用無需

奇古鄙俗字專取可用字也曰辨通者病下里坊刻小韵書說通轉最繆眞文或與庚淸蒸同用又或以是二者與侵同用入聲尤爲淆亂故本諸宋鄭庠分六部者而詳別之東冬可通支微可通魚虞可通佳灰可通眞文可通寒刪可通蕭肴豪可通陽與江亦可通庚淸靑可通蒸與庚淸靑亦可通覃鹽咸可通上去準是入聲屋沃可通質物月可通曷黠可通藥與覺亦可通陌錫職可通合葉洽可通近體詩考試律賦最嚴無可通也自爲吟咏略可出入然非倣周秦漢之作必依比近音鄰者用之去律不大遠故旣云律韵又云辨通也玉裁

之言古韻實權輿於是其詩集今不傳今惟於史悟岡
文西青散記得句容唐潘王三烈婦詩以漢樂府音節
贊歎幽光今全錄焉其辭曰句容有三烈所居皆南鄉
地爾時亦近八口傳芬芳豈鍾茅峰秀歸然鎭頹綱前
者爲唐氏歸於俞繼光舉止常端莊生平笑言少其夫
遊京師婦養藉紡織繼姑多詈言順受無怨色既而夫
客死聞訃欲殞身念有子三歲苦守膺艱辛夜止晝則
哭未嘗或見齒黽勉撫遺孤成立謂可俟不圖至六歲
其子戲池邊失足墮水死傷哉毋命運慟哭益無極親
族相勸解愈勸哭愈哀號慟終不改勸者至煩數停哭

忽大笑時而開口嘻時作莞爾貌欲謂成狂疾或疑有他心彼笑愈不止獨處聞其音循至夫忌日延僧作佛事忽哭又忽笑欲莫解其意豈知笑有由自笑得所歸兼笑猜疑者志識誠太微是夜一聲笑明日門不啓欲爲推其門牀前自縊矣後有潘與王相繼以烈起其忠臣非樂死時窮乃見節烈女足自存何用自引決潘娥儒家女習禮兼明詩織作妙無匹窈窕有容儀十七入王門（王性善妻）室家靡不宜孝養勤中饋敬戒凜無違娶婦得如此百年永賴之詎料甫六載所天長別離慟哭感幽冥鬼神亦涕垂不難卽同穴禀禮還自思叔幼舅姑

老且暮孰扶持妾旣未生子血食將誰依且復忍須臾激烈非所持肝腸雖寸裂歡顏侍庭幃婦道兼子職一身任艱危欲待叔成立有子繼宗支卓哉冰霜操志苦彌可悲如何生不辰骨肉起萌蘖披枝傷其心因以顯貞烈舅姑感其孝不諒志所藏家貧年復少何以守空房欲從媒妁議再醮適他方潘娥得聞之驚眩目無光驚定始自痛淚落不成行舅姑應跋躓不得久扶將血食應斬絕不得冀延長妾心則已盡命也何足傷始悔死不早前計空張皇轉身入房中吞憤欲縣梁未知父意何終夜起彷徨眛爽仍拭淚晨省到高堂潛聲語老

婢為我報耶孃待耶猶不至日昳猶相望哀哉不能言
不啻我亦強明日告老婢與我與衣裳為我具酒食偕
我至墓旁墓旁多野草悲風何凄涼高哭復低哭伏地
訴冥泣行者感太息耕者亦愴其墓有五冢纍纍自
相當倏有五烏至銜將祭品嘗楮鏹懸墓門不火自灰
揚奇節天示變感通固難量婦慟氣屢絕翻身觸枯楊
老婢急來救血淋頭面創宛轉曳之歸入舍不復防前
姑有栗主設位在南廂稽顙告前姑家庭何不祥爾子
既早殀爾媳亦即亾有志恨不遂心可對穹蒼闔戶爰
自縊鍼綫名縫裳帀地擁敗絮一死何周詳人言死節

難死節略較易潘娥前不死慷慨有大志豈若匹夫諒一死不再計天也不諒人捐軀復何悔今世讀書子忠孝口不置一朝臨大節利趨害斯避何圖巾幗中有此丈夫氣傳與後世人千秋植名義

其二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君子既有然婦行更足觀江寧賢太守題贈王烈婦從容就義字名實洵不負烈婦村家女夫爲戴可隆典商傭會計家道本厄窮夫有姑王姥迎養事如姑旦暮作侶伴井臼同拮据夫嘗多債負厥後旋得疾求醫終不痊問卜竟少吉婦見勢不支因與夫計議盍以田與房了卻一生累扶夫就几桉授以筆與紙令其各

分派不足聊復爾夫留田三畝復存屋一間其餘及器物一一盡剖班婦令夫讀聽怪問何遺卻夫云爲爾計償債姑從略婦言即盡產償畢猶未可君又無兒女何乃慮及我夫忖有異志含怒再改定投筆長噓吁婦知若不聽詰朝具蔬酒召各債主來衆人大歡喜如約各自回未幾夫命亾勉治送終具聊哭不盡哀數日送歸墓即將靈位焚謂此誰奉祀且屋屬他人安能久留此鄉鄰見其事疑訝各紛紜如謂有他志又未有他聞焚罷徹祭餘整爲王姥餞拭几復滌器旋檢鍼與綫脫白返青衣悄然久入戶王姥至竈前見有鹽滷急入房

中看安卧在牀上倘云毋且坐漸久無苦狀太守時行縣吏民報聞之擘窠書大字題額旌藏祠聞者絡繹來爭欲仰貞烈面貌儼如生衣裳密縫結衆爲營葬祭醵資易豐盈貍首制七寸金粉題銘旌門前結素綵鼓樂聲喧闐宰羊及雞豕馨香列滿前有爵盛冠帶庶人亦易服廬隘不容入門外拜僕僕太守遣致祭官僚亦貴歸德貴爵以賤叩首祈格歆衆爲來送葬冠蓋塞衢路旣封各再拜然後各分去文人多題詠筆墨摛芬芳榮哉烈婦名千秋不可忘其三沈歸愚先生極重此三詩律韵斷式皆會作序云玉裁曰傷哉一帆先生也庸俗溢

得科名膴仕者不具道郎歸愚先生與先生同爲諸生者也學未有以大勝先生者而一爲禮部尚書一槁項黃馘以終牖下其故何耶豈非天道之不可知耶往者先生貸學甚于氏書室居焉嘗過從問字今老矣未嘗不神往冬日蠟梅枇杷花下飲酒諧笑時也有史一吟曹可詩兩丈亦同時同居縣城

史一吟丈諱龍洪雲孜先生孫於余爲族舅氏余嘗從講詩辭孳孳好學博覽說部書手鈔前人詩文甚富好飲酒余嘗患家貧書少丈誨之曰物聚於所好能好之則書自多矣以諸生終今卒已數十年書籍著述皆漂

散每念至傷之有雨中遊西湖記及詩皆絶佳詩記二
聯云但聞花港觀魚好未見吳山立馬孤潮落有情悲
伍相梅開無路訪林逋其哭徐旭升丈詩云比似中郎
非有琰若方伯道更無攸徐丈儒雅以孝廉任廣文而
殁無子亦無女且無姪可嗣此聯用事最精切也
曹可詩丈諱階字及三號可詩少壯爲諸生有名與歸
愚先生及諸公結盟稱弟七子余嘗從論詩退學軒中
巳將七十矣風神高邁詩取味外味以漁洋爲宗有浣
香詩集藏於家

高蘇生先生傳

先生姓高氏名作霖字蘇生江南金壇人明季貢生授四川定遠令鼎革後棄官爲僧名淨石號無想往來於石砫土司境卒葬於酆都僧寺內

段若膺曰先生所遺時文吾邑前輩王令尹雲衢稱其高妙王檢討漢階取其文與徐思曠羅文止金正希陳大士章大力黃蘊生楊維節艾千子陳臥子爲天崇十家天下知其能時文而已雲衢所選明文冶跋先生文曰吾鄉蘇生先生以明經爲邊邑令遭亂東歸卒以窮死雲衢時代後先生不甚遠似宜得其實及予入蜀見

石砫廳同知王君成祉 名榮楷 所修廳志載石砫詩人馬斗燡同無想遊山寺詩序云僧無想名淨石俗名高作霖江南金壇人故明進士初任定遠令歷官至觀察使亂後爲僧流寓於石砫又載淨石所作碑記一篇近體詩三首碑記無可採詩則一題三教寺壁曰陌上紅塵易白頭淡山招隱梵王樓青松巢得雲中鶴碧澗浮來水上鷗題額相公聞遠戍分符侯爵見荒丘 謂秦良玉 何如老衲禪關坐長晤吾生物外遊一過秦良玉墓曰俄來行脚見松楸積雪猶凝凍未收宦海我憐官作衲墓臺人指女封侯干戈百戰稱名將香火千年賴比丘靜

夜鐘聲知喚醒苙予白日巳回頭一遥賦石峯寺曰石峯萬仞接層雲況是曹溪一派分柏子空庭堪入悟松風天籟孰先聞祇園勝境無殊相竺岫僧名名僧果遜羣千里芑簌雖未到夢中懷想一欣欣是其官於蜀而僧於蜀明徵可信又盩江縣令吳君子眞名彬語予曰蘇生先生墓在酆都佛寺中酆都志佚而不載往時酆都縣令黃君名鍾曾入寺讀墓碑其寺在石砫酆都交界是先生懷不食周粟之志弃其妻子遯於方外終老於蜀茲未還金壇而雲衢所聞不實也嗟呼以先生之高行而史書闕佚卽鄉人亦罕知之僅傳其能時文而巳

向非玉裁來蜀得諸見聞先生之節義不久而愈湮也哉順治閒蔣修撰虎臣（名超順治閒探花）遊峩眉山棨羅峰菴旋至成都而卒今寺僧猶能言之王文簡公士正入蜀時經理其柩歸金壇今俗傳虎臣入峩眉削髮爲僧未有僧死而歸葬者或謂虎臣實尸解歸葬者葢空棺其語尤誕虎臣稍好佛而言者之過若是併書之以詒里人以見出於忠義則雖遁爲僧而必諒其心出於畸異則服儒衣冠而有誣其爲仙釋者士君子趨向固不可以不審也

十經齋記 壬申

余自幼時讀四子書注中語信之惟恐不篤也既壯乃疑焉既而熟讀六經孔孟之言以覈之四子書注中之言乃知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與六經孔孟之言大異六經言理在於物而宋儒謂理具於心謂性即理六經言道即陰陽而宋儒言陰陽非道有理以生陰陽乃謂之道言之愈精而愈難持循致使人執意見以爲理礙於政事此東原先生原善一書及孟子字義疏證不得已於作也余謂言學但求諸經而足矣六經漢謂之六藝樂經亾散在五經中禮經周禮之輔小戴記也春

秋之輔左公羊穀梁三傳也孝經論語孟子五經之木鐸也爾雅五經之鼓吹也昔人併左氏於經合集爲十三經其意善矣愚謂當廣之爲二十一經禮益以大戴禮春秋益以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周禮六藝之書數爾雅未足當之也取說文解字九章算經周髀算經以益之庶學者誦習佩服既久於訓詁名物制度之昭顯民情物理之隱微無不憭然無道學之名而有其實余持此論久矣未敢以聞於人嘉興沈君濤久從余遊今年八月書來請作十經齋記十經者有取於南史周續之（續似足切）五經五緯號曰十經也緯亦經之輔此亦五

經廣爲十三二十一之意歟漢之大儒若鄭康成何邵
公時以緯注經名流尟不甄綜故緯不可廢其文沈博
淵奧苟羅之也富擇之也精則有裨於經夫豈淺解沈
君天資卓犖十二三時已倍誦十三經如瓶瀉水長益
氾濫辭章若發穎豎離衆絕致而猶自恐華而不實也
乃沈潛於五經以五緯博其趣築室閉戶著述其中不
爲聲華馳逐其於訓詁名物制度民情物理之際擘之
淡矣此其志之遠大何如哉豈守兔園帖括或剿說宋
儒一二以拾青紫誇學問者所可輩哉抑余耄矣不足
以測君之所到近者亦閉戶一室中以二十一經及吾

師原善孟子字義疏證恭安几上手披口讀務欲訓詁制度名物民情物理稍有所見不敢以老自懈其勤猶沈君也惟沈君知我我雖無沈君高文願請沈君爲我作二十一經堂記以酬吾以勉吾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豈非以微帚易千金也哉是爲記嘉慶元默涒灘長至月朔日金壇段玉裁撰年七十有八

觀于忠肅公玉帶記 改章甫作

杭城東北隅之慶春街有紺宇穹隆曰顯眞道院建自南宋沿今增修弗替以祀火德星君余承乏仁和塲官歲一循例致祀初祀禮成有紳士指神服玉帶告曰此明少保于忠肅公帶也常年珍襲賽期一被神躬時不敢曬玩亦不暇詳詢顛末閱數日偕二士人詣院命守院者啟櫝觀之圍約四尺餘嵌碧玉十三版古色蒼然閒有損壞余問曰既爲公物公墳廟近在西湖盍歸其子孫爲宗器乎士曰此忠肅公意也公舊居東里距道院非遙少時讀書院中曾許異日爲神莊嚴及繫獄後

乃遺命以斯帶供神御至今不改嗟乎忠肅公之於明室豈非所謂再造功哉當其力阻南遷扶掖監國功成事定決迓回鑾雖唐之郭李何能比焉特石亨徐有貞輩忌功日久奪門之後不容廁足必滅此朝食乃可大逞恣睢故喪心造誣搆陷殊死而論者或以不諫易儲爲公憾不知公諫易儲一疏請復儲一疏明臣獲見之而天下後世罕知之仁和阮氏泰元讀于公旌功德錄志感詩序可證用此知英宗升遐見公魂魄英宗之媿於公多矣公則一無所媿於英宗也仁和阮氏泰元讀于公旌功德錄志感詩序云斯錄在壬午夏嘉靖元年先祖檜屏公永訣時手授泰元云予供事實錄獲睹諫易儲一疏憲宗簡

及爲之流涕又有請復儲二疏英宗未曾簡發爲人臣者當以忠懇爲法紆鬱介其志之云云海寧張文仲跋志感詩序曰按阮氏所云三疏人鮮有知者云云獨恨阮氏不即以三疏載公集後公絶口不言固不求知於天下後世天下後世不可以不知公也

大興朱文正公讀張跋復系詩爲之表彰 公自任患以來懸宋丞相畫像於臥側蓋公未嘗一刻不以丞相心爲心矣丞相以衣帶書銘言志公以玉帶酬神公之不欺神者公之不欺其心也公之不欺其心者公之所以不欺君父也與文丞相之用心有異乎哉是帶藏於斯院公靈爽式憑其必能庇蔭民物又無論矣謹齋心滌筆記其崖略備公逸事焉嘉慶柔兆攝提格相月朔日

皖桐章甫撰

忠肅公有意禮神既起而知此願難償也留玉帶為贈此即吳季子留劍徐君冢上之意而又過之人生無此心斷難為忠臣孝子

不欺景帝不欺英宗不欺火神總是此心耳中一段發揮透闢無賸義無膚語

新雨堂記 辛未

新雨堂者松雲太守所以紀
上恩逹
上德而名堂以勿諼者也始太守弱冠爲名翰林乾隆
丙午考試試官詩題爲麥浪有一犂新雨露萬頃助波
瀾之聯時
今上同閱卷讀而喜之欲置第一太守舅氏相國梁文
定公識其字蹟引嫌次之太守屢持文柄歷典大郡嘉
慶初元每入覲
上輒誦此聯謂誠佳句庚午冬

特命守雅州府
上復爲面誦之復與軍機大臣董公戴公言及誦之一
聯之美至於二十五年之久
聖心默識爲口誦者四太守感激不勝自京師還吳將
入蜀楬其闔門外所居曰新雨堂命玉裁爲之記或者
曰是將以誇異數也余謂是可以觀體羣臣子庶民上
下交孚之美焉非誇異數之謂也自古天下百官萬民
無不恃上之雨露然上之雨露其民必有爲上布之者
矣是則雨露其臣者皆所以雨露其民也孔子之作春
秋也一月不雨則書勤雨也一時不雨則書閔雨也不

雨而雨則書喜雨也歷時而不雨則書不憂雨也不憂
雨者無志乎民也高宗之告傅說曰若歲大旱用汝作
霖雨古聖人之用心無不如是

上讀一翠新雨露之句如見豳風之圖如聞無逸之戒
故記憶不能忘此所以慎重外任之選也太守能體
上意念念在民往者於吳於兗於閩既皆新雨雨之矣
今者卭筰旄牛之域沈黎濺水之濱復將以新雨雨之
行且受
聖明超擢由監司至大府所至皆有新雨堂焉一雲所
澍膏遍九畡是豈非體羣臣子庶民上下交孚之美歟

由此言之

上之屢誦斯聯是即每飯不忘鉅鹿之指太守之新而名堂是即食見堯於羹坐見堯於牆之心也彼淸辭麗句達於黼坐侈爲佳話如韓翃寒食飛花白居易永豐西角故事豈可與此同日而道也哉辛未二月僑吳老人段玉裁拜撰於七葉衍祥堂

納溪縣瘞溺記

大江自岷山而下逕古蜀犍爲江陽諸郡控引沫青衣若淹繩瀘諸大水奔流至今納溪縣城東有灘曰頭激梁二激梁三激梁相距一里或二三里皆巨石橫介江面盤渦吐吞凡有不觸止而不逝狎而溺者尸沈浮胥集於是或羸或毳或完或殘與波濤上下沙石委積見者惻之乾隆三十九年石君莅縣則曰是烏可以無法哉因捐貲經理其事買地於江濱爲葬所旣又遷之高處恐其爲江漲所盪也凡抒取骨骸之人賞犒有定數予錢帛飲食甚厚恐其有難色而利之也每尸用大布

囊括以薦於棺必善棺而錔錮之深瘞而封之欲其安且久也其男女之可別者異其處恐其黷也其奇零星散者勿遺雖鳥獸之骨亦有瘞所春秋諏日殺羊豬陳米飯麪餅鳴鈔鑼擊鼓自爲文飫衆魂釋其煩冤愁哭也倡率士大夫醵集若干金邀老成者司之欲其行之勿替也嗚呼吾於石君一端可以見其仁心之淡仁政之周矣納溪地瘠而衝所入不足自給而石君告予曰雖有善地吾不願往也吾願力行此事數年俾後之人踵行之足矣是其心豈可及哉石君於枯骨若是況民之被其澤何如哉石君名峯字天柱雲南大理府趙州

人乾隆四十二年歲彊圉作噩余月四川候補知縣前
貴州玉屏縣知縣金壇段玉裁記

書富順縣縣志後

予以乙未冬再權富順明年丙申二月金曾平民氣和樂輭輸不勞風雨旣時原隰高下倍登盜寖訟簡予甚樂之葢是縣於川南最劇治者日不暇給而予乃能以其餘閒成詩經小學六書音均表各若干卷所居西湖樓一燈熒然夫人而指爲縣尹讀書樓也豈予之多暇歟抑吏不擾民而民自不擾吏耳邑人李君瑞五自楚北解組歸爲延主學易書院從學者數十人李君爲之口講指畫所業皆日起予亦時過書院論議輒竟日念權是縣如信宿逆旅耳將何以遺縣民民之居錯而廣

非如學於院者之可以時面命也縣帶洛而襟江山氣佳秀典午以後才俊蔚起文物稱最盛而舊志苦無體例且闕略不備不足以論古證今因粗舉崖槩屬李君網羅缺佚屬藁商訂五閱月而書成凡德誼政事文章事之係於縣者搜採無遺縣之士與民倘因此念山川之所孕毓人事之所當師秀者以古處自期頑者以桀黠爲耻安必非予之所以遺一二者志既成而予去富順矣官君體仁周君百川相繼匃工鐫板以廣其傳予念士民之茂美李君之勤勞而官周二君之成人之美皆不可以不志也遂書其後